



的当代艺术经历了从对西方文明的极度推崇到对东方文明的觉醒的一个过程，有思想的艺术家和批评家都在与所谓的“国际接轨”中发觉我们“只是在搭别人的车，而没有自己的轨”（王林语）。如何体现中国精神，如何直面中国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如何体现具有中国符号的艺术元素是当下当代艺术家们必须进行思考的最重要的课题。

卓凡在对这些作品的形式本身还是为其命名上，他都费尽心机。在其作品《每分钟：这部车的呼吸频率为22次/每分钟》中，这是一部与真车同尺寸的车，车前半部分被夸张放大，车尾的部分被夸张缩小——成为前大后小的变型，车身喷成白色烤漆。车窗部分替换成半透明的硅胶薄膜，做全密封处理。车的内部被掏空，安装了高压涡轮增压气泵，在预设程序的控制下，反复排气和吸气。

车作为工业文明社会中最成功的产品之一，它的数量、质量、品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的参数。卓凡选择车作为艺术载体，并进行变形、反透视处理。这里反映了他对当今社会发展的理解和对城市发展的思辨；车是身份、财富的象征，也在拉大人们的贫富差距，疏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车作为交通工具为人们带来便利，也带来了堵车的烦恼和对汽车尾气的无奈。夸张的车头和无实际意义的“这部车的呼吸频率为22次/每分钟”的命名，都在阐释着城市生活中的所谓的程序化的规律与毫无实质意义的精细数字但却转化为人们在生活的危机感下产生的虚无感，这种虚无在越来越多的人群中蔓延。正如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

无意义的行为加上“辣椒粉”只能是增加无意义的虚幻，而艺术却在这种无意义中得到升华，其意义在观众中得到扩散，观众在艺术作品前得到满足。

萨特认为艺术追求的应该是有限的存在与无限的虚无之间的冲突。卓凡对这种“冲突”的表现可谓是淋漓尽致。

在《触感·这个手指插烂番茄的力度是……》这个作品中，他在机械装置的基础上加上影像，在影像中播放着一只手的食指用力戳烂一个新鲜番茄的全过程的视频录

像。通过机械连接的隐形的手在重复做着貌似使尽全身力气却做的是一种无意义的运动，那种手指插烂番茄时的快感马上被转化人们对生活压力的发泄，揶揄了当代城市人的虚无感。

在这件作品中，卓凡有意加入了人的互动，当有人按下按钮时，机械装置在传感器的控制下大功率电机开始运动，金属丝杆旋转，把机构缓缓推出，膝盖骨缓慢向前移动，在重力的作用下逐渐屈起跪下。在这一瞬间，粘连着丝杆的四瓣头盖骨，如鲜花般随之张开，连投射头盖骨上的聚光也诡异般在漫射，展示了脑髓被掏走，空空如也的脑壳。而这时，那种虚无感便被无限地放大。

在其作品《每分钟·脊骨抽动的频率是……》中，卓凡延续了他的这种艺术观念：通过精密的机械仪器与观众互动，一堆无意义的精确的数字命题，存在与虚无感在不断地展现。

《东方既白·被痛醒而惊醒的雄狮》则是卓凡对当代中国崛起的思考。精致的不锈钢材质曲杆与硅胶狮子头部与尾部加上精密的控制仪器构成了工业文明优质产品与展示中国精神的完美理念的结合。

面对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塔特林、里奇斯基和波波娃等人那样要创造一个建立在现代机械和几何形之上的乌托邦精神。有着哲学家逻辑思维思维的卓凡是一个对科学技术很感兴趣的艺术家，他认为技术是无形的形而上学，技术只是艺术的容器而已，技术的高低只涉及效率，不影响艺术本身或者说不能改变艺术的本质。它们已经和当今的艺术融为一体。

卓凡通过现代机械与新媒体、雕塑等构建的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追求，阐释了他对“城市”的理解。他的艺术作品像是一台高难度的手术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艺术的感染力在观众中迅速弥漫，其作品的意蕴也得到了剖析。作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正如格林伯格所主张，现代艺术家逐渐注重他们媒介的独特性，并通过消除杂质和成规来改变他们的风格，这些成规是否定媒介的（在绘画里，这意味着具象和幻觉）。

卓凡是个站在城市某一高处的哲学型艺术家，作为一个城市的守望者审视着这个城市，通过艺术载体来解读他对“城市”的感悟。卓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仅具有敏锐的艺术眼光，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那就是呼唤并努力创造一个真正的有着中国符号的当代艺术。